

韻
語
陽
秋
一



韻
語
陽
秋
一

葛立方 著

中
華
書
局

韻
語
陽
秋
二

葛立方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韻語陽秋 二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韻語陽秋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今春予既上宜春之印。歸休於吳興。泛金溪。止我先人之弊廬。歸愚識夷塗。游宦泯捷徑。湛然胥次。不掛一絲。而多生習氣。尙牽蠶簡。雖不能如毛萇。鄭康成。泥蟲魚之註。又不能如虞卿。李德裕。著窮愁之書。未諳王氏之青箱。懶問董生之朱墨。獨喜讀古今人韻語。披味紬繹。每畢景忘倦。凡詩人句義當否。若論人物行事。高下是非。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。若背理傷道者。皆爲說以示勸戒。書成。號韻語陽秋。昔晉人褚裒爲度襄陽秋。言口絕臧否。而心存涇渭。余之爲是也。其深愧於斯人哉。若孫盛。檀道鸞。鄧粲。各有晉陽秋。是皆不畏人禍。天刑。率意而作。如昌黎公所云者也。余也非唯不敢。亦不暇。隆興甲申中元。丹陽葛立方著。

KW 7105 / 05

韻語陽秋序

降興元年。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。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。貽書謂余敘之。會余以病未暇也。明年常之卒。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。夢常之如平生。既寤。愴念曠昔。泫然流涕。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。詩三百篇。上而公卿大夫。歌於朝廷。薦於郊廟。下而小夫賤隸。詠於閭閻。播於田野。莫不傳焉。達者以理昧者以情。皆成於自然者也。文從字順。宜乎無得而議矣。至其不可通。則猶當以意逆志。理與情者。志所寓也。苟通矣。辭爲可略。詩亡之後。作者蓋寡。將卽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。義之當否。則思之何可以不熟。講之何可以不詳。面責之何可以不恕哉。然去古益遠。學者之蔽甚多。且因物以索句。因句以命題。以至廣和之習盛。則又因韻以造語。因語以命意。言之支離。體之骯醜。情之抑鬱。理之乖悖。凡以此也。今欲求風雅之正。探本而遺末。讀常之之書。庶乎進於是矣。常之傳家學。故其源深。貫羣書。故其論辨。稟秀質。故其辭華。旣常登禁掖。代王言矣。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。賦雲漢常武。以贊中興。頌清廟思文。以揚先烈。流落江湖之上。而見於遺文者如此。此有識所屢嘆。非余獨爲之深惜也。常之葛氏清孝之孫。文康之子。予先大夫之從姪也。八月十二日。數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敘。

韻語陽秋卷第一

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

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。學詩者尤當領此。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。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。而翻爲怪怪奇奇。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。不獨欺人而且自欺。誠學者之大病也。詩人首二謝。靈運在永嘉。因夢惠連。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。元暉在宣城。因登三山。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。二公妙處。蓋在於鼻無窒目無膜爾。鼻無窒。斤將曷運。目無膜。篋將曷施。所謂混然天成。天球不琢者歟。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。適已物可忘。清暉能娛人。遊子澹忘歸。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。公子未西歸。大江流日夜。客心悲未央。等語。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。是以古今以爲奇作。又曷嘗以難解爲工者。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。暫借好詩消永夜。每逢佳處輒參禪。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。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。

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。非後來詩人。忧心劖目雕琢者所爲也。老杜云。陶謝不枝梧。風騷共推激。紫燕自超詣。翠駭誰翦剔。是也大抵欲造平淡。當自粗麗中來。落其華芬。然後可造平淡之境。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。今之人多作拙曷語。而自以爲平淡。識者未嘗不絕倒也。梅聖俞和晏相詩云。因今適性情。稍欲到平淡。苦詞未圓熟。刺口劇菱芡。言到平淡處甚難也。所以贈杜挺之詩。有作詩無古今。欲造平淡難之句。李白云。清水出芙蓉。天然去雕飾。平淡而到天然處。則善矣。

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。感時對物。則悲傷係之。如感時花濺淚是也。故作詩多用一自字。田父招飲詩云。步履隨春風。村村自花柳。遣懷詩云。愁眼看霜露。寒城菊自花。憶弟詩云。故園花自發。春日鳥還飛。日暮詩云。風月自清夜。江山非故國。滕王亭子云。古牆猶竹色。虛閣自松聲。言人情對境。自有悲喜。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。

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。談笑無河北。心肝奉至尊。故東坡亦云。初開指揮鑾上郡。已覺談笑無西戎。蓋用左太冲詠史詩。長嘯激清風。志若無東吳也。王維云。虜騎千重只似無。句則拙矣。

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。將軍魏武之子孫。於今爲庶爲清門。元微之去杭州詩。亦云。房杜王魏之子孫。雖及百代爲清門。則知老杜於當時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。殘膏賸馥。嚙舌後代。宜哉。故微之云。詩人以來。未有如子美者。

老杜詩。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。如喜弟觀到詩云。待爾鳴烏鵲。拋書示鵲鴿。枝開喜不去。原上急會經。晴詩云。啼鳥爭引子。鳴鶴不歸林。下食遺泥去。高飛恨久陰。江開臥病云。滑憶雕胡飯。香聞錦帶羹。溜匙兼煖腹。誰欲致杯羹。寄張山人詩云。曹植休前輩。張芝更後身。數篇吟可老。一字買堪貧。如此類甚多。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。延州協心許。楚老惜蘭芳。解劍竟何及。撫墳徒自傷。李太白詩。亦時有此格。如毛遂不墮井。曾參甯殺人。虛言誤公子。投杼感慈親。是也。

梅聖俞云。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。含不盡之意於言外。真名言也。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。

沙鳥看來沒。雲山愛後移。送張子野赴鄭州云。秋雨生陂水。高風落廟楮之類。狀難寫之景也。送馬殿丞赴密州。危帆淮上去。古木濟邊秋。和陳祕校云。江水幾經歲。鑑中無壯顏之類。含不盡之意也。

梅聖俞五字律詩。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。如碧欄亭詩云。危樓喧晚鼓。驚鷺起寒汀。初見淮山云。朝來津口望。喜見淮上山。送俞駕部云。何時鷁舟上。遠見爐峯迎。送張子野云。不知從此去。當見復何如。和王尉云。度鳥不會下。新文誰寄評。晝寢詩云。及爾寂無慮。始知機盡空。如此者。不可勝舉。詩家謂之十字格。令人用此格者。殊少也。老杜亦時有此格。於船詩云。直愁騎馬滑。故作泛舟回。對雨云。不愁巴道路。恐溼漢旌旗。江月云。天邊長作客。老去一霑巾。

杜甫客夜詩云。客睡何曾著。秋天不肯明。部王使君泛江詩云。山谿何時斷。江平不肯流。不肯二字。含蓄甚佳。故杜兩言之。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。四時相催迫同意。

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。皆譏其詩文易得。前詩曰。才豪氣猛易語言。往往蛟螭雜螻蛄。後詩曰。文如翻水成。初不用意爲。二詩皆數十韻。豈非欲衍博於易語之人乎。前詩曰。深藏箴箠時一發。戢戢已多如束筍。後詩曰。每句遣我書。竟歲無差池。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。

杜甫李白以詩齊名。韓退之云。李杜文章在。光焰萬丈長。似未易以優劣也。然杜詩思苦而語奇。李詩思疾而語豪。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。如李白一斗詩百篇。如清新庾開府。俊逸鮑參軍。何時一尊酒。重與細論文之句。似譏其太俊快。李白論杜甫。則曰。飯顆山頭逢杜甫。頭戴笠子日卓午。爲問因何太瘦。

生只爲從來作詩苦。似譏其太愁苦也。杜牧云。杜詩韓筆愁來讀。似倩麻姑癢處搔。天外鳳凰誰得髓。何人解合續弦膠。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。豈白所能望耶。

選詩駢句甚多。如宣尼悲獲麟。西狩涕孔邱。千憂集日夜。萬感盈朝昏。萬古陳往還。百代勞起伏。多士成大業。羣賢濟洪績之類。恐不足爲彼人法也。

近時論詩者。皆謂偶對不切。則失之麤。太急則失之俗。如江西詩派所作。慮失之俗也。則往往不甚對。是亦一偏之見爾。老杜江陵詩云。地利西通蜀。天文北照秦。秦州詩云。水落魚龍夜。山空鳥鼠秋。叢篁低地碧。高柳半天青。豎子至云。粗粲且綴碧。梅杏半傳黃。如此之類。可謂對偶太切矣。又何俗乎。如雜蕊紅相對。他時錦不如。磨滅餘篇翰。平生一釣舟之類。雖對不求太切。而未嘗失格律也。學詩者當審此。許渾呈裴明府詩云。江村夜漲浮天水。澤國秋生動地風。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。郊居春日詩云。花前更謝依劉客。雪後空懷訪戴人。和杜侍御云。因遇石城先訪戴。欲朝金闕暫依劉。又送林處士云。鏡中非訪戴。劍外欲依劉。寄三州守云。花深穉楊迎何客。月在膺舟醉幾人。陪崔公譔又云。賓館盡開徐禪榻。客航空戀李膺舟。題王隱居云。隨蜂收野蜜。尋麝采生香。呈李明府云。洞花蜂聚蜜。岳柏麝留香。松江詩云。晚色千帆落。林深一鴈飛。深春詩云。故里千帆外。深春一鴈飛。又寄盧郎中。并贈開師。皆以庾樓對蕭寺。見於其他篇詠。以楊柳對蒹葭。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。甚多。蓋其源不長。其流不遠。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溟。宜哉。杜甫云。讀書破萬卷。下筆如有神。欲下筆當自讀書始。

韋應物詩。平平處甚多。至於五字句。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。如遊溪詩。野水烟鶴唳。楚天雲雨空。南齋詩。春水不生烟。荒岡筠簳石。詠聲詩。萬物自生聽。太空常寂寥。如此等句。豈下於兵衛森畫戟。燕寢凝清香哉。故白樂天云。韋蘇州五言詩。高雅閒淡。自成一家之體。東坡亦云。樂天長短三千首。卻愛韋郎五字詩。

孟郊詩。楚山相蔽虧。日月無全輝。萬株古柳根。擎此磷磷溪。大行橫偃春。百里方崔嵬。等句。皆造語工新。無一點俗韻。然其他篇章。似此處絕少也。李觀評其詩云。高處在古無上。平處下觀二謝。許之亦太甚矣。東坡謂初如食小魚。所得不償勞。又似食蠶。竟日嚼空螯。貶之亦太甚矣。

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。夜吟詩未就。聞有人云。何不道樓觀滄海日。門對浙江潮。莫知何人。人有識之者。此駱賓王也。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。已暮年矣。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。秋江無綠草。空汀有白蘋。送之將何遺。故人漳水濱。兗州餞之問詩云。淮陽泗水北。梁甫汝陽東。別路青驪遠。離尊綠蟻空。其相習如此。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。云不相識也。蓋是賓王逃難之時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。

杜荀鶴鄭谷詩。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。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。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。荀鶴詩云。文星漸見財占星。非謁朱門謁孔門。常仰門風維國風。忽地晴天作雨天。猶把中才謁上才。皆用於散聯。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。可得清然是偶然。身爲醉客思吟客。官自中丞拜右丞。初塵芸閣辭禪閣。卻訪

支郎是老郎。誰知野性非天性。不扣權門扣道門。皆用於對聯也。

梅聖俞早有詩名。故士能詩者。往往寫卷投擲。以質其是非。梅各有報章。未嘗輕許之也。讀黃荅詩卷。則云。鳳凰臺。雛飛未高。雞鶩成羣。翅終短。讀蕭淵詩卷。則云。野雉五色。且非鳳。知時善鳴。雞若何。讀孫且言詩卷。則云。汲月欲到深。磨鑑欲盡塵。讀張令詩卷。則云。讀之不敢倦。十未能一曉。讀邵不疑詩卷。則云。既竟坐長嘆。復想李杜韓。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。東坡喜獎與後進。有一言之善。則極口褒賞。使其有聲於世。而後已。故受其獎者。亦踴躍自勉。樂於修進。而終爲令器。若東坡者。其有功於斯文哉。其有功於斯人哉。

律詩中間對聯。兩句意甚遠。而中實潛貫者。最爲高作。如介甫示平甫詩云。家勢到今宜有後。士才如此豈無時。答陳正叔云。此道未行身有待。古人不見首空回。魯直答彥和詩云。天於萬物定貧我。智效一官全爲親。上叔父夷仲詩云。萬里書來兒女瘦。十月山行冰雪深。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。朝廷失士有司恥。貧賤不憂君子難。送張道州詩云。身行南鴈不到處。山與北人相對間。如此之類。與規規然在於婉言對白者。相去萬里矣。魯直如此句甚多。不能概舉也。

韓愈以瀑布爲天紳。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。孟郊以簷溜爲天紳。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。東坡次韻王定國倅穎詩。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。

水田飛白鷺。夏木嘯黃鸝。李嘉祐詩也。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。漠漠水田飛白鷺。陰陰夏木嘯黃鸝。而與

益遠。九天宮殿開闔闔。萬國衣冠拜冕旒。王摩詰詩也。杜美子刪之爲五言句。闔闔開黃道。衣冠拜紫宸。而語益工。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。全用樂天花下對酒。渭川舊居。東城尋春。西樓。委順。竹窗等詩。餘三篇。用其詩略點化而已。樂天云。相去六千里。地絕天邈然。十書九不到。何以開憂顏。山谷則云。相望六千里。天地隔江山。十書九不到。何用一開顏。樂天云。霜降水反壑。風落木歸山。苒苒歲時異。物皆復本原。山谷云。霜降水反壑。風落木歸山。苒苒歲華晚。昆蟲皆開關。樂天詩云。渴人多夢飲。飢人多夢餐。春來夢何處。合眼到東川。山谷云。病人多夢醫。囚人多夢赦。如何春來夢。合眼見鄉社。葉少蘊云。詩人點化前作。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。重經號令。精彩數倍。今觀三公所作。此語殆誠然也。

歸叟詩話載。野睡詩一篇。以爲韓退之遺文。其實非也。所謂有如阿鼻尸。長喚忍衆罪。鐵佛開皺眉。石人戰搖腿等句。皆不成語言。而厚誣退之。不亦冤乎。歐永叔有謝人送桃簾詩。因及喜睡。其曰。少壯喘息人莫聽。中年鼻鼾尤惡聲。癡兒掩耳認雷作。竈婦驚窺疑釜鳴。與前詩不侔矣。

人言居富貴之中者。則能道富貴語。亦猶居貧賤者。工於說飢寒也。王岐公被遇四朝。目濡耳染。莫非富貴。則其詩章。雖欲不富貴。得乎。故岐公之詩。當時有至寶丹之喻。如寶藏發函金作界。仙醪傳羽玉爲臺。夢回金殿風光別。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。甚多。李慶孫富貴曲云。軸裝曲譜金書字。樹記花名玉篆牌。晏元獻云。太乞兒相。若語富貴者。不爾道也。元獻詩云。梨花院落溶溶月。柳絮池塘淡淡風。此自然有富貴氣。吾曾伯祖侍郎諱宮。雖起於寒微。而論富貴若固有之。嘗有詩云。翩翻燕子朱門靜。狼籍梨

花小院間。又云。西樓月上簾簾靜。後苑花開院院香。其視晏公。真不愧矣。若孟郊借車載家具。家具少於車。陶潛敝襟不掩肘。蔡襄常乏斟。杜甫天吳與紫鳳。顛倒在衲褐。皆巧於說貧者也。

歐公一世文宗。其集中。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。稱之甚者。如詩成希深擁鼻謳。師魯卷舌藏戈矛。又云。作詩三十年。視我猶後輩。又云。少低筆力容我和。無使難追韻高絕。又云。嗟哉我豈能知子。論詩賴子能指迷。聖俞詩佳處固多。然非歐公標榜之至。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。歐公後有詩云。梅窮獨我知。古貨今難賣。而梅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。亦云。吾詩固少愛。獨爾太守知。皆言識之者鮮矣。張芸叟評其詩云。如深山道人。草衣桐屨。王公大人。見之屈膝。

蔡君謨。余祖姑清源君。而起漳南幕。余曾祖通議。嘗贈之詩曰。藻思舊傳青管夢。哲科新試碧雞才。乍依仲寶蓮花幕。更下溫郎玉鏡臺。可謂佳句矣。韓退之送陸暢詩云。一來取高第。官佐東宮軍。迎婦丞相府。誇映秀士羣。鳴鸞桂樹間。觀者何繽紛。此二詩。事相類。而語皆奇也。

韻語陽秋卷第二

荆公嘗有詩曰。功謝蕭規。慚漢第。恩從隗始。詫燕臺。或謂公曰。蕭何萬世之功。則功字固有來處。若恩字未見有出也。荆公答曰。韓集闢雞聯句。則孟郊云。受恩慚始隗。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。如此。然一水護田將綠繞。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。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。豈護田亦有所出耶。有好事者謂余一言曰。有人而稱公詩。謂自喜田園安五柳。但嫌尸祝擾庚桑。以的對公笑曰。伊但知柳對桑爲的。對然庚亦是數。蓋以十日數之也。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。使果如好事者之說。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。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。星飛龐統驥。箭發魯連書。人多稱其工。余恨龐統驥。出處無星字。而魯連書有箭字也。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。忽看童子掃花處。始愧夕郎題鳳來。前句不用事。後句用二事。皆非律也。錢起集前八卷。後五卷。鮑欽正謂昭宗時。有中書舍人錢珣。亦起之諸孫。今起集中。恐亦有珣所作者。余初未知其所據也。比見前集中。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。不意雲霄能自致。空驚鷓鴣忽相隨。臘雪新晴柏子殿。春風欲上萬年枝。和王員外晴雪早朝云。紫微晴雪帶恩光。遠仗偏隨鷓鴣行。長信月圓甯避曉。宜春花滿不飛香。二詩皆珣所作無疑。蓋起未嘗入中書也。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。而薛能集亦載。則知所編甚駁也。

陳去非嘗謂余言。唐人皆苦思作詩。所謂吟安一箇字。撚斷數莖鬚。句向夜深得。心從天外歸。吟成五字

句用破一生心。蟾蜍影裏清吟苦。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。故造語皆工。得句皆奇。但韻格不高。故不能參少陵逸步。後之學詩者。儻或能取諸人語而擬入少陵繩墨步驟中。此善學古者也。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。少蘊云。李益詩云。敲門風動竹。疑是故人來。沈亞之詩云。徘徊花上月。虛度可憐宵。皆佳句也。鄭谷掇取而用之。乃云。睡輕可忍風敲竹。飲散那堪月在花。真可與李沈作僕奴。由是論之作詩者。興致先自高遠。則去非之言可用。儻不然。便與鄭都官無異。

杜甫讀蘇渙詩。則曰。餘髮喜卻變。白開生黑絲。高適觀陳十六史碑。則曰。我來觀雅製。慷慨變毛髮。方干詩。清潤小巧。蓋未升曹劉之堂。或者取之太過。余未曉也。王贊嘗稱之曰。曼肌滌骨。冰瑩霞絢。嘉肴自將。不吮餘雋。麗不芬葩。苦不癯棘。當其傳志。條與神會。孫邵嘗稱之曰。其秀也仙。蕊於常花。其鳴也靈。鼙於衆響。觀其作。登臨靈隱峯詩云。山疊雲霞際。川傾世界東。送喻垣之詩云。風塵辭帝里。舟楫到家林。此真童語也。寄喻冕云。寒蕪隨楚盡。落葉渡淮稀。而送喻垣之下第。又云。過楚寒方盡。浮淮月正沈。贈路明府詩云。吟成五字句。用破一生心。而贈喻冕。又云。纔吟五字句。又白幾莖鬢。湖心寺中島云。風折停猿樹。花藏浴鶴泉。寄越上人。又云。座接停猿樹。巖飛浴鶴泉。于使君詩云。月中倚棹吟漁浦。花底垂鞭醉鳳城。而送五秀才詩。又云。倚棹寒吟漁浦月。垂鞭醉入鳳城春。觀其語言重複。有以見其窘也。至於野渡波搖月。空城雨翳鐘。白狼垂樹窗邊月。紅鯉驚鉤竹外溪。義行相識處。貧過少年時等句。誠無愧於孫王所賞。